



大庆家属革命化的标兵

薛桂芳

大庆家屬革命化的标兵——薛桂芳

工人日报编辑部编

工 人 出 版 社

• 1966年北京 •

大庆家属革命化的标兵——薛桂芳

工人日报编辑部编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9号

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5,000字·印张：12/16·印数：1—800,000

1966年3月北京第一版

196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统一书号：3007·352

定 价：0.08元

目 录

- 学习薛桂芳 实现职工家属革命化
.....《工人日报》社论 1
- 大庆家属革命化的标兵——薛桂芳
.....工人日报记者 时鸿道 彭启炎 张筱云 5
- 大庆职工家属锻炼成革命化的劳动者
.....新华社 17

学习薛桂芳 实现职工家属革命化

— 工人日报社论

在大庆油田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，不但锻炼出了一支高度革命化、战斗化的职工队伍，同时也锻炼出了一支高度革命化、战斗化的职工家属队伍。正像大庆职工为全国职工闯出了一条办中国式工业的道路一样，大庆的职工家属们也为全国职工家属闯出了一条革命化的道路，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。薛桂芳，就是这支革命化队伍的代表和带头人。

职工家属要不要实现革命化，能不能实现革命化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得很清楚的。有人说：“家属嘛，无非是管管家务，带带孩子，革命化不革命化没啥关系。”大庆职工家属革命化的事实和她们革命化以后的巨大贡献，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。

办企业，有职工就有家属。但是，职工家属所起的作用，在不同的企业中却并不完全一样。有的企业不重视对职工家属的教育和组织工作，不去领导职工家属实现革命化，在这些企业里，家属们就不但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出力，反而要国家和企业来为她们服务。相反，有的企业认真去做职工家属的教育组织工作，领导家属实现了革命化，家属们就会像大庆职工家属那样，成为一支革命的力量，一支劳动大军，“顶起半边天”，为企业、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实现职工家属革命化的意义，不仅仅在于生产物质产品，更重要的是和企业中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有很大关系。职工家属和职工朝夕相处，她们的思想是不是革命化，对职工的思想必然会发生影响。不实现职工家属革命化，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家属这个阵地，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。这样，即使对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，在某些家庭里也会出现“上班刮东风，下班刮西风”的现象。相反，如果认真做好对职工家属的教育和组织工作，实现了职工家属革命化，那么，职工和家属都是干革命，互相帮助、共同进步，家庭里政治空气就会浓浓的，堵住了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一个缺口，对于促进职工革命化和企业革命化也有很大好处。

可见，家属革命化是企业革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不但是家属和职工的要求，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。

职工家属怎样实现革命化呢？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听党的话，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。在这方面，薛桂芳和大庆职工家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薛桂芳，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妈妈，生活比较宽裕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她为什么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辛辛苦苦带领家属闹革命、搞生产呢？是因为她听党的话，学习了毛主席著作。毛泽东思想照亮了薛桂芳的心，开阔了她的眼界，使她能够处处从革命的利益出发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，把自己从事的每一件工作都和革命联系起来。同样，大庆职工家属中无数个薛桂芳也是由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，就从一家一户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，“眼睛看着全中国，心里想的全世界”，逐渐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。

大庆职工家属说：“月亮离了太阳不能发光，禾苗离了雨露不能生长，职工家属革命化离不开毛泽东思想。”这句话正是她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得来的亲切的体会。

实现职工家属革命化，还必须组织起来，从事各种劳动。革命化和劳动化是互相联系、不可分割的。劳动，是为革命出力和为人民服务的主要手段，是提高阶级觉悟、保持劳动者的本色、培养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必要条件。大庆职工家属的革命精神，主要地就是表现在她们劳动时那种艰苦奋斗的冲天干劲上！不劳动，坐等吃穿，就根本谈不上革命化。当然，组织职工家属劳动的具体途径，是要因地、因人制宜的。大庆职工家属组织起来搞农业劳动，是根据大庆的具体条件。具备这种条件的企业，也可以参照去做。但是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，就应当另想办法，寻找其他的适当途径。至于有些职工家庭人口比较多，家务比较繁重，家属暂时不能参加集体劳动，也要实事求是，不能勉强；她们应该勤俭持家，搞好家务，带好孩子，使职工无后顾之忧，到有条件时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。

一切革命都要经过斗争才能胜利。实现职工家属革命化也是这样。现在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，轻视妇女的旧思想和习惯势力还是不少的。有的职工家属本身就有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的旧思想，少数人还沾染了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恶习。有些职工也有一些旧意识，不愿意妻子出去参加集体劳动。有些企业领导嫌“婆婆妈妈”麻烦，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教育组织工作。这些都阻碍着职工家属革命化的实现。我们一定要像大庆职工家属那样，在实现革命化的过程中，不但和天斗，和地斗，同时还要坚持不懈地和这种种错误思想作斗争。自己首先坚定地摆脱这些

错误思想的影响，同时教育其他有这种思想的人。这样，才能取得胜利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。必须发掘这种资源，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。”我们希望各厂矿企业的职工家属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像薛桂芳和大庆职工家属那样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我们也希望各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，更好地突出政治；加强对职工家属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组织她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，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劳动，组织她们向薛桂芳和大庆职工家属学习，使她们加速实现革命化。

(1966年3月1日)

大庆家屬革命化的标兵——薛桂芳

工人日报记者 时鸿道 彭启炎 张筱云

在大庆，有一个家属，她的名字，传遍了全油田。她，就是五十三岁的五好家属标兵薛桂芳。

五把铁锹闹革命

一九六一年，是大庆会战的第二年，薛桂芳从玉门来到大庆。那时候，我们国家正遭受着严重自然灾害。大庆油田党委号召家属：组织起来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

这是党的召唤，这是革命的需要。薛桂芳从心底里拥护党的主张。她说：“困难是暂时的，你不克服，他不克服，谁去克服！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，组织起来，开荒种地，支援会战。”可是，有的人怕苦，说：“谁愿意种，就在自己房前屋后种点算啦。”薛桂芳是从小在泥里滚大的，地里的活，她那样也能拿得起来，她如果只想自己吃饱肚子，凭她勤劳的双手，完全可以解决困难。可是她不同意单干的主张。她说：“一个人能干个啥？能拿五十斤，就拿不起一百斤，组织起来才有力量。”

她和几个家属积极分子坚决走组织起来的道路。

听说她们要去开荒，有人“好心”地劝她们：“要开荒，得跑很远的路，你们受不了那种苦。”还有人背后

说：“家属嘛，就是做做饭，抱抱孩子，还开什么荒，种什么地，去不了三天，就会跑回来。”

这些话像锥子一样，刺痛了薛桂芳的心。她是那号人吗？怕苦她就不会选择这条路。薛桂芳说：“我就不信在地上开荒，还能比往地下打井难！”她一句话就把苦不苦给比较出来了，说得多么有力啊！一个人要是光看到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，那就什么也想不通，什么也办不成。薛桂芳说：“不管路多远，困难有多大，我们都不怕。石油工人是硬骨头，我们石油工人家属，也是硬骨头。”

春耕的季节到了。她们开荒的地点，分配在“八一”新村。四月十六日中午，有辆卡车要路过那儿，可以顺便捎她们去。这天刮着七级大风，走，还是不走？有人劝她们改天再走。薛桂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走，季节不等人！”她和丛桂荣、杨学春、吕以莲、王秀敏，卷好铺盖，带了五把铁锹和三个小孩，就上了汽车。汽车跑出三十里地，在一片荒原上停了下来。司机指着西南方向说：“往前还有六里地，就是‘八一’新村，车子开不进去，得靠你们自己走了！”

靠自己走吗？可是这里并没有路啊！你看，只是一片荒原，草长得有半人深；远处，地连天，天连地，不用说路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她们二话没说，就迈着坚定的步子，向前走去。七级大风呼呼尖叫，刮得人睁不开眼，迈不动步，刮得人浑身象冷水浇。薛桂芳和没带孩子的王秀敏，一人扛起两把铁锹，挑着两个铺盖卷，丛桂荣、吕以莲、杨学春一手抱着自己的孩子，一手提着网兜，五个人前后紧挨着，踏进了半人深的荒草里。树根，杂草，坑坑洼洼，很难走。薛桂芳没走出几步，就被绊倒了。爬起

来，挑起铺盖再走。这个刚爬起来，那个又摔倒了。多么难走的六里地啊！在平坦的马路上，六里地不算什么。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，走出一条道来，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。这六里地足足走了两个钟头。

是啊！革命的创业者，那能光走平坦的道，那能光开顺风船；革命的创业者，就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，为人们闯出一条路来。

“八一”新村到了。这里除了钻井指挥部副业队的两顶帐篷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村名，是大庆创业者给这片荒原新起的名字。副业队长向国才听到声音出来一看，惊奇地说：“今天这大风，你们咋来了？”她们一人吃了几个饼子，向国才陪她们去看“房子”。一个空旷旷的房架子，上面没有顶，三面没有墙，地上长满杂草。她们就自己动手，从副业队借来一块大帆布，几个人使劲往上扯，刚扯起一点，就被风刮了下来，怎么也扯不上去。最后，在副业队同志的帮助下，才算把房顶盖好。又用破帆布、破毡纸把四周围起来，底下用土埋住，抱来干草铺在地上，就这样，在荒原上安了“家”。

夜里，大风从帆布窟窿往里直冲，把个帆布篷弄得“扑达、扑达”直响。大家又困又乏，可又不敢睡，担心来了狼。薛桂芳说：“你们只管睡，我来值班。”她把四把铁锹插在门口，一把铁锹放在枕头下边，一夜没合眼。

第二天，天刚刚亮，她们扛起铁锹就下地了。荒原的早晨，天还很冷，冻土有二寸厚，草根又深，翻起地来非常费劲。没干一会，手上就打起了血泡。一天下来，累得人腰酸腿疼，身子就像散了架子似的。可谁也没有叫苦。她们风来身子挡，雨来肩膀扛，三天时间，就开了七亩半

荒地。

这个胜利的消息，鼓舞了在家的家属。第五天，迟翠英、邵香荣带领十六名家属来了，垦荒队伍扩大到二十三人。大家嫌一锹一锹挖太慢，薛桂芳就从副业队借来一张旧木犁。妇女掌犁、妇女拉犁的事情，可真是少见。大庆家属不管这些，她们就要干，不然还算什么创业？开始，大家都不会拉，十个人拉上一张犁，你挤我，我撞你，把前面人的鞋也给踩掉了。犁下得深了，拉不动；犁下得浅了，用劲一拉，连人带犁都拉倒了。好不容易拉完一趟，累得大家直喘气。

晚上，二十三个大人，加上十四个小孩，都挤在那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帐篷里睡，翻身都翻不动，有人打趣地说：“嘿，睡一夜，比干一天活还累！”

艰苦的劳动，困难的条件，在考验着她们！

有些人动摇了，人数一天比一天少下去，二十三人最后只剩下了十个。

有一天，有辆汽车路过这里，不免在一些人的思想里又有了波动。是干下去，还是撤回去？干，木犁就放在身边；撤，汽车就停在路旁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火线会议开始了。薛桂芳胀红着脸说：“我们来的时候，有人就说我们蹲不了三天就会跑回去，我们听了都说要争气，争气争在哪儿？就争在地里！”停了一停，她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剩下我一个老婆子也要干到底！”原来思想上有动摇的人也说：“薛妈妈能坚持，我们还有啥说的。”

十个人拉起犁又干开了。她们犁了一垄又一垄，衣裳湿透了，肩膀磨肿了，手掌打泡了，个个还是有说有笑，地头上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来慰问她们了。党委书记亲切地对她们说：“你们干得好，家属从来没有走过的路，你们走了，给大家闯出了一条革命化的大道。”

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鼓励，使她们了解到，原来自己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

这一年，她们收获了三千五百多斤粮食。这是党提出的“组织起来”这个方针的胜利，是她们对大自然斗争的胜利，也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胜利。它用事实说明了瞧不起家属的种种旧思想的错误，为大庆家属树立了一个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榜样。

五把铁锹闹革命的故事，象一个革命的火种，燃遍了大庆油田。家属们从小家庭走出来，参加到集体生产中去。薛桂芳所在的家属生产队，第二年扩大到七十一人，种地增加到九十多亩，又收获了三万多斤粮食和四万多斤蔬菜。大庆家属成了大庆油田会战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。

唤起阶级姐妹的觉悟

薛桂芳在党的指引下，用五把铁锹开辟出来的道路，是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，也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。有些职工家属，一向是依靠丈夫生活的。现在，要她们参加劳动，这是一个大转变。这里是有斗争的。薛桂芳为了唤起阶级姐妹们的觉悟，她不知跑了多少路，说了多少话，碰了多少钉子。可是，她不灰心，还是一个劲地耐心说服，热情帮助。她说：“我路要跑到，话要说到，别人不高兴，我也要把工作做到。”

出身贫寒的马桂兰，家乡解放那年，她才六七岁。结

婚不久，就来大庆。她爱人动员她参加劳动，她说：“这地方风大天又冷，要劳动我还不在这里劳动哩。”别人动员她参加劳动，她说：“我爱人是四级工，我不劳动，也养得活我。”

一九六四年春天，大庆家属进入了一个革命化的新阶段。油田党委根据“工农结合，城乡结合，有利生产，方便生活”的矿区建设方针，决定按油田分布情况，建设分散的工农村，实行男工女农，号召家属们学习薛桂芳“五把铁锹闹革命”的艰苦奋斗精神，组织起来，搞“干打垒”，开荒种地。薛桂芳一马当先，带领了第一批钻井指挥部机关家属，在离开原来住地几十里外的荒原上安营扎寨，领着大家抬土、运砖、修路、种地，劳动十分紧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桂兰的爱人，把马桂兰送到薛桂芳这个队里。马桂兰勉强参加了劳动，可她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

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，这个几千年来束缚中国妇女的旧思想，不只在马桂兰的头脑里作怪，在其他一些年轻家属身上，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。薛桂芳心想：这些年轻人，旧社会生，新社会长，没有吃过苦，她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要让她们知道旧社会妇女是过的啥日子。

她每次谈起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苦，都难受得几天吃不下饭。可是，为了唤起阶级姐妹们的觉悟，她已经不只一次地在家属中诉过苦。

队员们一个挨一个地坐着，马桂兰也在里头，静静地听着薛桂芳诉说自己的苦难身世：

薛桂芳七八岁的时候，就给地主干活。有一天，她实在饿极了，抓了一把狗食，正想吃的时候，被地主婆看见

了，一巴掌把她打倒在狗槽边，左手碰在镰刀上，两个手指头差点被割断，鲜血直往外淌，痛得钻心。左手不能干活了，还得用一只手给地主干活。

出嫁以后，她从封建压迫的火坑里爬出来，又走进了官僚资本统治下的人间地狱——玉门油矿，丈夫的工资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，她不得不替资本家当奶妈。她把自己的奶水，喂胖了资本家的孩子，眼看着躺在炕上、瘦得皮包骨头的亲女儿，却不敢把自己的奶头塞进女儿的小嘴里。因为资本家发过话：不许喂你自己的孩子，那怕喂一点点，就不要你。就这样，眼巴巴地看着女儿饿死了！

一九四八年七月，又一次沉重的打击，落到了她头上。她丈夫因公受了重伤，两个工人把他抬回家。刚刚生孩子才七天的薛桂芳，一见浑身是血、昏迷不醒的丈夫，立刻扑倒在他身边，摇着丈夫的身子，哭着、叫着没人应。她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哭着跑去找矿上的领班。领班把眼睛一翻说：“我管不着。”说完“砰”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她又含着泪到处托人求告，才算把丈夫送进了矿里的医院。等她丈夫病好的时候，矿上又硬说他残废了，要把他赶出油矿。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玉门解放了！受尽压迫的薛桂芳从此才翻了身。

薛桂芳沉痛地讲完了自己受的苦，擦干了眼泪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有人说我‘这老婆子不会享福，儿子闺女都工作了，一家有四个人上班，还东跑西跑跑个啥！’我想，我今天的幸福是从那来的？没有党、没有毛主席，我连命都没有了，还享什么福？在新社会能劳动就是享福。”

“还有人说我‘这老婆子不知道累’。我怎么不知道

累？我累的时候想想旧社会，再累也就不觉得累了。要是都怕苦，都怕累，不想劳动，社会主义谁去搞？幸福生活又从哪里来？”

薛桂芳的话，句句有斤两。马桂兰躺在床上，一宿没睡着。

她恍惚看到了一个衣衫破烂，沿街要饭的老人，在寒风中倒在八里桥下，悲惨地死去了。他，就是自己的爷爷啊！

马桂兰在心里说：“旧社会父母想种地没地种；今天，有地种，我还不愿种，怕苦怕累，我是忘本了。”

在她脑子里又闪出薛桂芳的形象。一天，在她门前不远的一片低洼地里，一大早热闹开了。她朝门外一看，队员们都在水里抢收土豆。有着关节炎的薛妈妈两只腿泡在水里，裤脚管一直卷到大腿上，弯着腰在挖土豆，一会儿又挑起满满两筐，光着脚板，来来回回地跑。

那时候，马桂兰还不了解薛妈妈为啥这样做。听了她的忆苦，又回想起这些情景，薛桂芳的形象，在她脑子里突然高大起来。她想：薛妈妈这大年纪，又不缺吃，不缺穿，不缺花，她为啥这样使劲地干？是她肚子里装着阶级苦，是她想着要为革命出力。我年纪轻轻的，更应该好好劳动。她暗暗地下决心：要向薛妈妈学习，学习她不忘阶级苦，一心为革命，做个革命人。

马桂兰变成了积肥积极分子。再脏，她也不嫌；天再冷，她也不怕。有时，她还跑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积肥。队里管记工分的人，把她一冬天积肥的数字弄丢了。马桂兰说：“丢就丢了，只要把肥上到地里就行。”

在薛桂芳的教育带动下，越来越多的家属走出小家

庭，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。

家属实现革命化，不光是她们本身的一个革命，还需要向一切轻视妇女的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作斗争。在这场斗争中，薛桂芳给了她们支持，给了她们勇气，给了她们力量。

家属李文玉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可是，她婆婆不乐意。有一天，李文玉煮好了猪食，上班哨子已经吹响了。她就放下猪食，扛起铁锹下地去了。等李文玉收工回来，没进门就听见婆婆摔摔打打，嘴里嘟嘟囔囔：“我抓屎抓尿把儿子拉扯大，没享到福，还当起老丫头来了。”等李文玉走进屋里，婆婆就冲上一句：“人不管，猪也不管了！”婆婆这种态度，使李文玉很苦恼。薛妈妈了解到这个情况，就常常找她婆婆扯家常。薛妈妈劝说道：“过去，说个媳妇按到家里使唤，婆婆坐在炕头上，端到手里吃，端到手里喝，说东不敢西。现在新社会，不能那样对待媳妇了。你带好孙子，管好家务，媳妇多出勤，建设社会主义，也有你一份。”

李文玉婆婆开始还是想不开。薛妈妈又以自己的苦引她的苦。

在旧社会，李文玉婆婆生过十三胎，落到现在只养活了四个孩子，有的因为有病没钱治，病死了；有的被地主活活折磨死了。那时，成天给地主卖命干活还穿不上，吃不饱……想起这些，她感到自己这样对待媳妇是不对的，就改变了对待媳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态度。

关心生活 关心思想

薛桂芳在党的教育下，在革命化、劳动化和集体化的